

楊牧——延續鄉愁的傳說

二〇〇〇年的楊牧，自西雅圖到花蓮東華大學任教，延續「鄉愁的傳說」的第四年，榮獲國家文藝獎，也寫下了「花蓮的楊牧、世界的楊牧」人文騷動。



(陳文發攝影)

楊牧生長於東台灣的花蓮，自幼便沐浴在大自然的懷抱裡，接受到原野與海洋的呼喚，高崗上變幻莫測的景致，培養著他崇尚美育的胸襟，稚齡時對於美學的浸淫便已奠定良好的基礎。

楊牧出生時，台灣已是日治時代的末期，殖民生活的種種桎梏遍地可見。台灣光復後不久，政府播遷來台，戒嚴時期的種種措施又讓當時的百姓親身體驗另一種不同的生活型態。對於楊牧而言，多變而詭譎的環境深刻的影響到他的生活，在他內心深處發酵，形成他敏感而多變，凡事又關懷的體質，並醞釀出充滿夢幻與望想的思潮。

從小接觸到山與海的薰陶，詩人在筆墨之間最常出現的，莫不是表遠著對於山與海的意境營造。外在環境的種種拘束的結果，詩人轉而向著大自然表白他的落寂情懷。因此在那敏感而愁思的年紀，年輕的詩人初期投入文學的創作時，便開始了連串的試驗與追尋。

大時代的背景與自然環境所交織下的幼年生活，培養著楊牧關懷自然，充滿親情的胸懷。初期的詩文作品，總是表現著對於美學的追求，詩文洋溢著浪漫與唯美的情懷，在現代詩壇中被普遍認為開闢著一條婉約的路子。從高中時期，楊牧即以葉珊為筆名寫詩，開始「向現代詩」、「野風」等文學刊物投稿，並在一九六〇

年時，有了第一本詩集《水之湄》的出版，反映著詩人在現代詩創作上的探索與實踐。

外在生活的壓抑，讓詩人的心海裡宛如投下巨石，激起無限的漣漪，未曾遠離家鄉的詩人開始有一種落寂的愁懷。他轉而在想像中找到一片天地，於是在詩人高中時的創作中，便已顯見文字間時而透露著虛渺的異地風情，時而發抒著遊子去國懷鄉的愁懷。

從高中時期延續到大學階段的創作，葉珊在現代詩上的淬煉，除了保留他對大環境的愁懷，並加深著古典詩的潤澤，暨詩歌音樂技巧運用的試煉。而在大學時期，遠離花蓮這塊生長的土地，他在回想孩提記憶時，才開始對於故鄉的關懷有著真實而自然的流露，並擺脫那種近乎脫逃的飄泊愁懷。

大學畢業，葉珊前往金門服役，戰地生活讓他展開一段特別的軍旅生涯。原始風貌與戰地經驗，不僅讓他觸景生情，並對樸直文明的擁抱多了更深沉的省思。他再度關懷自己新生的土地，並萌生文學創作與社會性功能的關連，進而再度補捉兒時記憶與故鄉影像，繼續他在文學創作上永無止盡的扣問與試煉。

一九六四年，葉珊負笈北美就讀美愛荷華大學，遊學他鄉的去國情懷讓他思鄉情緒再三牽動他的心念。鄉愁已加深為對

整個國家與文化意識之思念，擴大為對歷史與人性的關懷。在這全然不同的異鄉國土上，他對重新省度國家與文化的意涵，鄉愁讓他的心緒更顯沈鬱與落寂。

一九六七年，葉珊進入柏克萊加州大學就讀，思鄉愁懷油然跟隨著他到柏克萊。此時面對全美越戰情緒的高漲，提供葉珊觀察異國現實社會的機會。於是柏克萊校園學生運動中，觀察到反越戰及積極介入社會問題的經驗，讓葉珊對人生意義與價值觀，有了更深的啓發與認識。

這樣的感染，讓葉珊瞭解到知識分子介入社會現實應有的責任。在其創作中，除了維持對現實社會既有的關懷，並開始嘗試以現代詩的創作，去介入現實，提出他對社會現象的反思。另外，葉珊也開始嘗試將創作觸角延入到古典文學，吸取養份，展開練習戲劇性敘事詩的寫作，並透過對聲音與語調的掌握，去揣摩他詩劇中人物形象的造形，且開啓了往後如《林沖夜奔》與《熱蘭遮城》等敘事詩的寫作，和長篇詩劇《吳鳳》的完成。

告別柏克萊校園後，一九七二年葉珊於西亞圖華盛頓大學任教期間，首次以筆名楊牧發表作品《年輪》，代表著詩人在散文理念與創作經營上的轉變。一九六六年的〈《葉珊散文集》〉，乃具有一種求新求變、文質炳煥的精神；楊牧的《年輪》，除了保持著一種唯美的堅持，試煉之外，更以一種清純的語言，來表達他對現實社會的關懷，探索並回溯到個人生命與成長經驗的源頭。

詩人以類似鮭魚生物本能性的奔赴，

繼續他在詩文上的創作。他深深自覺到：「文學不可以自絕於一般的人文精神，和廣大的社會關懷」，秉持著柏克萊精神的實踐，楊牧首次返台任教，並將文學創作積極介入台灣社會觀察與關懷，且將觀察成果結集為《柏克萊精神》。

《吳鳳》詩劇的完成，不僅代表著楊牧在史詩與戲劇的融合與試煉所作的成就，更呈現著楊牧對人性的關懷，以及積極探索人性之善與愛的問題。實際上，做為一個知識分子，楊牧並未稍息過對鄉土家園的注視，以及對台灣現實社會應有的觀察與省思。而在風雨飄搖的七十年代裡，他以《西亞圖誌》表達他內心的焦慮與擔憂。

一九八四年，楊牧第二次返回台大任客座教授期間，在聯合副刊上開闢「交流道」專欄，深刻的將生活體驗與社會觀察緊密結合，對當時社會亂象，提出個人的感受與領悟。接續著《柏克萊精神》，交流道系列代表著：積極介入社會關懷與批判的勇氣，讓楊牧的散文創作，呈現著另一種率真，清澈的風貌，掌握著詩人對最終信念的追求。

自一九八四年到一九九七年期間的《奇萊書》系列，楊牧繼續透過追憶式的自傳性書寫，表達出詩人與故鄉難以割捨的濃情，及對自己心志成長的回溯，這一系列的創作，可說是楊牧在現代散文上的試煉已達最豐富的成就，並豎立了山水散文與自傳體散文的典範。

一九九七年楊牧終於還是回到故鄉花蓮執教，宛如一生的追尋，終究將本能的

奔赴自己的天地。

楊牧——這位縱橫台灣文壇四十餘年並深具典型意義的文學創作者，始終關懷社會，眷戀故鄉，憑其個人卓越的才華與對文學志業不斷的堅持，成就為國內少見的文學大家之一。楊牧嚴謹的創作態度與內省的風格，使得他的作品篇篇深邃可讀。舉凡詩文創作、評論以及近年所主編的民國以來新文學選集，均對國內文學創作品評風氣有重大的影響。在台灣社會不斷巨變的氛圍下，楊牧，在世界的邊緣的《年輪》延續著《鄉愁的傳說》。（陳延宗）